



射阳河

人间真情

□鲁声娜

昨晚睡前,对坐嗑瓜子聊天,他说,今天看了篇微文,作家池莉的,池莉的女儿跟她妈妈长得简直一模一样。过会儿又说,池莉离婚的,丈夫叫吕晓涓,百度知道,去年去世了,武汉人,也很有才,编剧,收藏家。

吕晓涓?我愣了下。吕晓涓吗?我惊叫。忙拿手机翻微信朋友,找出吕晓涓。是的,关于这位微友,自他的文字早就知道,是武汉人,做过编剧,是瓷器收藏品鉴的专家,并且是位独居者。种种信息高度吻合,那么可以断定,这就是池莉曾经的丈夫。

但确实已久不见吕晓涓发朋友圈了。自加他微信以来,发现他与之前在新浪博客里一样,几乎每天都会写一段或长或短的文字,配以十分精美的配图,所拍或瓷器,或花,或鸟,风雅唯美,每一帧都很生动耐品。去年他朋友圈也曾中断过一些日子,但不久又续上了。这一停,却不记得已有多久。也曾疑惑过,是不写了?是转移输出文字的地方了?是病了?……但不曾想过他已离开人世。

之前写博客十多年,他是我常往的一位博友。博客里他叫蘸水笔,他的散文集《痴》一书出版在博客上发布,我才知道他的本名叫吕晓涓。他之前有本叫《瓷夫人》的书,我没读过。《痴》是他的博客文集。对这本书,他这样自荐:我的文字很少发表,只是写在网页上给自己看的。这么些年,我知道有人一直在默默地阅读,甚至一篇都不落下,这样久远无声的长情陪伴,让我十分感动,也让我觉得我的文字还是有点价值的。我因此写得还算认真。我希望陪伴我的朋友点开它时不至于失望,能够在字里行间得到一些小小的快乐。

虽没能做到“一篇都不拉下”,但那些年,算是他的一位默默阅读者。他的博客文章,是他个人日常所见所思所想的简记。自他的日记里约略可知,他有时会找家老店吃武汉的过早,大多早上会带着相机到湖边走一走,看与拍,很多时候是将几样食材混在一起煮来拌饭吃,精心养护了蒲草等植物,他的更多时间似乎是在品鉴收藏的瓷器上,细细地玩味,抚摩以取凉,甚以瓷为伴入梦,也有曾经人与事的记忆,有时还记自己的梦。他是孤独的,生活也很简单,但又似乎自有其丰富处。他的记,笔触简而细,而清,也轻。阅读他的记,我看到了喧嚣尘世间一个几乎凝止却又其特别气息的小存在。阅读他的记,心会慢慢静下来,呼吸不觉间会变得舒缓。而当我很想写点什么一时却又无从下笔时,读上几篇他的博文,杂乱虚浮的情绪,不觉间就会明晰起来,渐就化为自己笔端的话语。

四五年前关了博客,也中断了对所有博友博园的访问。两年前吗,偶然从作家朋友青青的微信朋友圈里见到他,而通过青青加了他微信。亦只初始时的简单问候,之后两相一直都无联系。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,我亦不是贸然相扰者。仍只默默跟踪阅读、欣赏他发在圈里的文字与图片罢了。

他的字与图,都有一种超尘脱俗之气。即便记自己的一餐一饭,也无甚烟火味,大多干净又平和。偶尔流露的愤怒、疑虑、不屑、不甘等情绪,也似是被什么包裹着了。而今百度知,他当过兵外也入过狱,他离婚再婚又离婚,之后一直一个人生活。那么,后半生的他,是曾经沧海之后的沉淀与过滤吗?

他的微信朋友圈只开放了三天阅读权限,那么,他的那些美文美图,是无法重读的。百度蘸水笔博客,仍在,停更于2023年5月10日。像一滴水,他已消溶于奔流不息的生命河流里了,曾经的浓烈或清和,也随之一并消泯。他不在了,就觉得,他曾经认真写出的那些文字,他曾精心拍就的那些美图,也就成了一群失去父母而不知所归的孩子,遗落在人间的缝隙里,随风舞出苍凉的姿势。

又一次细看池莉与女儿吕亦池的照片,母女俩的模样真有极高相似度,但当时,从亦池的眉眼间,我还是依稀看出了他父亲吕晓涓的影子。

人在旅途

琼库什台位于伊犁特克斯县南部山区,与喀拉峻大草原隔河相望,是一个有水、有草、有树、有历史的地方。

一大早,从伊宁市出发,一路往特克斯,这座城修建于明代,因为没有红绿灯而出名,在空中可以看出它的八卦阵,所以,它又被称作“八卦城”。沿着国道,顺着盘山公路的走向,我们经历了三个上山、下山的起落。开着车,宛如行着船,从感受山路的蜿蜒到山谷的开阔,再到沉醉于山

体的多层次绿,“向青草更青处漫溯”。

下午,四五点钟,到达琼库什台古村落,沿着乌孙古道徒步一段,空气里弥漫着的马粪味道告诉我们,这里是西域,这条道曾经连接着古代中国东西的文明。原始的针叶林连片,兀自孤独的胡杨树干,见证着历史的印迹。蹲在溪边,捞起水花,冰冰凉。抱着古树,抬头向天,湛蓝。我身穿红色羽绒服,非常应景,而山外的温度,已接近30度,“我自风情万种,与世

无争”。

晚上,住在山腰的小木屋。一顿晚饭,深刻地体会,新疆人“马上”的意思。晚饭比预约的时间迟了两个小时才上桌。饿了,不过心情不糟。如果这里真是踩着工业社会的时间节点,也许,它的美不会这样的天然与纯粹。半夜,听木屋顶上雨水滑落的声音,晨起,看远处的山腰被白雪覆盖,被雨雪滋润后的草原,草更绿,空气更清新,站在高处,万物一览无遗。白色的

毡房,堆起的草垛,此起彼伏的牛羊,这里亦是放牧的天堂。百度地图显示这里的民俗,叫做牧家乐。在世界的天堂里,被美景淹没,记忆在此时是停滞的。享受的就是当下“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也都可以不想”。

第二天早晨,沿着原路返回,随着太阳的升高,光线的缘故,路上的景色与来时不一样。被绿色覆盖的山体,线条更加柔和,原始森林的深绿,蓝天上飘着的白

云和远处山顶的白雪构成的图画,没有任何瑕疵。随手拍,皆是美。路过,哈萨克人的村落,很安静,大概是都出去放牧的缘故。在一片绿色无垠里,策马扬鞭,听着牛羊的絮语,远处雄鹰盘旋,把自己交给天地。我佩服他们。因为,我知道,我做不到,只是心存向往。

去时,从夏装穿到冬装;回时,从冬装脱到夏装。琼库什台一行,我经历了一年的四季!

□戴敏

美好时光

射阳河畔新风光

□居文俊

家乡弯曲射阳河,传说仙羊经此过。双角拱泥开引水,鹤翻稻浪唱新歌。

射阳河,因扬州市宝应县境内“射阳湖”湖水冲刷而形成的狭长河道而得名。全长198公里,流域4036万平方米。由源头射阳湖出发,途经江苏省盐城市建湖、阜宁、滨海、射阳,最后东流入海。

相传在古时,海龙王见黄海西岸的老百姓,每逢四时八节,只祭苍天,不祭海龙,便公报私仇,长久不在黄海沿岸降雨,十年九灾,在造成多年不遇的大灾时,致使黄海西岸涂久旱无雨,本就含盐量极高的农田,加之无雨,使之颗粒无收,百姓饥寒难忍。绝望中的老百姓只好沿用祖先留下来的传统老法子,跪求苍天降雨。六月炎炎,烈日当空,人们头顶香炉,手捧锡钵,虔诚跪求降雨。一日两日,三日四日,一天又一天,香炉里的烟灰缭绕,直冲天门。

玉皇大帝得知后,便派身边的两个侍卫,化着一对石羊来到人间,在黄海西岸开河引水。谁知这对石羊刚到黄海边,便遭到海龙王的非难。石羊苦苦哀求地劝说海龙王,当以大局为重,不能坑害生灵。

谁料想,这对石羊刚刚在黄海边上落下云头,就遭到了海龙王的阻挠。于是,这对石羊和海龙王斗了起来。虽然这对石羊勇敢无比,在众多虾兵蟹将面前,还是寡不敌众,加上母羊又怀了孕。勇于担当的公羊,为保护母羊,急忙叫母羊快走,自己留下。母羊便含泪离开了公羊,用双角拱土,母羊所走之处,在她的身后,便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河。只见河水翻滚,沿河百姓一片欢腾。

母羊每走一步,回头望一望。这样,母羊回头的地方,就出现了一个河湾。所以,在现在的射阳县千秋镇境内到阜宁县城以东的这段射阳河,就出现了弯弯曲曲的河道,俗称“九里十八湾”。

母羊走至宝应县境内时,累得只觉得肚子一阵阵疼痛,已经筋疲力尽。走到高邮湖和洪泽湖三湖连接的地方,就用力向前一拱,到底把她新开的河跟湖接通了!接着,大叫一声,腹中“小羊”出生,母羊倒地而亡。

跌跌不休的小羊,因母羊逝世,便返回找父亲公石羊。哪知小羊走在母羊开拓的原路,谁知岔到南面的小流沟,一路向东,从而形成了“小洋河”。

后来,人们为了纪念这对石羊,便把母羊死亡的地方,定名为“石羊”,把这条河流取名为“石羊河”。再后来,人们就以讹传讹成了“射阳河”。这只不过是文字记载的神话传说而已,其实那时的射阳县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。江苏省

盐城市的街上才有“望海楼”。由于地壳运动,黄海沿岸线逐渐东移成陆,才有不到百年的射阳县。

有关古射阳最早的史料记载,是司马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叙述刘季(项羽)被封射阳侯(公元前201年)之事,封地所辖涉及现在的扬州、淮安、盐城、泰州四地部分地区。汉惠帝三年(公元前192年),刘季寿终正寝,射阳侯被废。汉元帝四年(公元前119年),分出原射阳侯封地东部区域,置盐渎县(今盐都)。汉元帝六年(公元前117年),置射阳县,与盐渎县同属临淮郡。三国时被废,西晋太康元年(280年)复置,东晋义熙九年(413年)再次被覆废。此后古射阳县不复存在,历史沿革六百余年。古射阳被废后,其县城由山阳县(民国改淮安)所辖。

因古射阳湖曾是苏北平原上最大的湖泊,水域范围涉及现在的扬州、淮安、盐城、泰州。最初是长江和古淮河东流摆摆形成的泻湖,春秋战国时期水体开始达到最大规模,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有记载:“射阳湖长三百里,阔三十里。”南宋时期(1128年)黄河夺淮后,射阳湖开始了漫长的泥沙堆积、湖水淤塞,伴随之是下游地区苦不堪言的水患,盐城县尤甚。南宋时期(1128年)黄河夺淮后,射阳湖淤塞溢满,在建湖建阳地区冲刷出一条河道。明清时期射阳湖的淤塞加快,加之水利工程的疏浚以及沿湖百姓围湖造田,射阳湖逐渐被淤塞分割成陆地、河道和湖荡。到清末,基本形成现在的水文格局,现今熟悉的九龙口、马家荡、广洋湖、大纵湖、乌巾荡都是射阳湖曾经的水域范围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号召: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。上世纪50年代初,党和国家拉开国家“一五”计划重点项目的射阳河、治淮工程序幕,时任中央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、苏联专家沃洛林亲临现场指导选址,设计的射阳河入海口宽410.1米、长148.8米、35孔每孔净宽10米的“射阳闸”,于1955年9月开始动工兴建,1956年5月即建成防水至“钢铁长城”。自此,海水倒灌的历史一去不复返。至今,已累计开闸2万余次,排水3亿多立方米。射阳河,这道贯穿射阳河南北,享有“江苏沿海第一闸”美誉的“长虹”,与射阳河南岸陆续兴建的新洋港、射阳港(南有“利民闸”北有“运棉闸”),斗龙港闸,卧波安澜,共同担负起里下河地区防洪排涝、拦潮防倒灌、兼蓄淡灌溉之使命和重任,保护了射阳河沿岸百姓在逐年淤积滩涂上,踔厉奋发,改天换地,使射阳河两岸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昔日的盐碱滩,成为今天稻谷飘香、五谷丰登之胜地,使黄海滩涂的射阳河畔人民群众过上了富足、安康、幸福生活。

康、幸福生活。“国家中心渔港”——黄沙港,在泊心广场、渔港会客厅、海洋图书馆、鱼眼看世界、海鲜大卖场、创客中心、向海轩可聆听大海的动人心弦、传奇神奇故事。

“中国药材之乡”、中国最大的菊花博览园的射阳县洋马镇三万多亩“大花园”,是全国最大的菊花生产基地、华东最大的药材种植基地。这里的“百花园”“菊花标本陈列馆”和众多楼台亭阁,引入现代科技种植培育,人们到此,一年四季都可一睹“五颜六色”菊花妖艳的自然风光。

射阳县城里的“华东工委纪念馆”“千鹤湖公园”“安徒生童话乐园”“后羿公园”……让络绎不绝的游人流连忘返。

射阳河北射阳县千秋镇,在横贯“射阳河”南北走向的千秋大桥北岸两侧,兴建了“阳河湾乡村旅游生态园”,风光旖旎的射阳河,有目击者见巨大老鼋在桥面嬉戏,水面野鸭戏水,空中海鸥高翔,两岸桃红柳绿、锦绣挂帘,浓妆淡抹、多姿多彩。扬名国内的鳊鱼、鳊鱼、白条、黑头鲫鱼和金色鲤,随波荡漾,与两岸万家灯火、绿树红花中的农家小院,渔舟唱晚的桨声、涛声交相辉映,令人陶醉。

逐年向东延伸的广袤滩涂,是丹顶鹤越冬的理想栖息家园。有“丹顶鹤第二故乡”之美誉的射阳县,正在整合滩涂湿地等海洋元素,兴建100平方公里的集休闲、度假、生态旅游为一体的“日月岛公园”,提炼多层次弧形飘带形状,形成超越自然的风韵,使游人不但拥抱宽阔的黄河,闻听其天籁涛声,观赏丹顶鹤歌舞九天、各种珍禽走兽自由自在穿梭广袤湿地,还能品尝黄海海洋及内陆养殖“海鲜”、品质优良“射阳大米”、品饮养生保健“菊花”茶……

射阳河南岸合德镇兴藕村炮紫嫣红的“牡丹园”,正在春风中争奇斗艳;海河镇烈士村、长荡镇甲侯村、射阳经济开发区陈洋办事处、合德镇曹塘村等万亩梨园、桃园,也在春风中浓妆淡抹、多姿多彩,竞相芬芳。

现在射阳河南的射阳通用机场,贯通射阳河的射阳高铁站、高速公路射阳陈洋及兴桥、黄海边出口的交通通畅。热情好客的射阳人,正迎着初夏和煦阳光、荡漾和风,站立射阳河畔,唱着“射阳河畔好风光”,敞开心扉,热情欢迎南来北往、四面八方的宾客,春末夏初之际,前来欣赏射阳沿途旖旎妙曼、无限美好靓丽风景。

届时,必然使你情不自禁地唱歌跳舞,悠然飘逸、畅怀浏览,进去浮躁,多一份静谧和安详。

白鹭栖高枝
王万舜 摄

往事悠悠

听说老屋要拆了,我便趁着周末回了一趟老家,只为再看着老屋前的那棵树。

自我有记忆开始,那棵树就种在外公家的屋角。那本是一株桃树,又在树干上嫁接了一枝李枝。桃李长势相当,每到春日,粉花白花相映成趣,很是热闹。小时候,我总爱在这树荫下看书,它是我的阅读启蒙地,也打开了我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路。

其实一开始,我并不喜欢看书。每天放学后,我只三两下把作业应付过去,就好像一匹脱缰的小马驹到处疯跑。外公外婆说我这定不下来的性子,心里也满是担忧。为了激发我读书的兴趣,外公搬来一张方桌置于树下。鸟儿啾啾,花香掩映,我在树下看书、写作业,外公外婆也拿来他们的书

桃李伴书香

本,坐在我旁边。外公戴着老花镜翻看中医医书,外婆则拿了个放大镜在一旁研究报纸。他们只识得一些常用的字,我在一旁充当起了小老师的角色,不时时常为他们指出谬误、答疑解惑,还经常将书上精彩的句子念给他们听。

有了外公外婆做我的“学生”,我读书的劲头更足了,也渐渐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。有时外公外婆有事在忙,还来不及将方桌置好,我就干脆爬到树上去看书。我背靠着树干坐在树丫上,茂盛的树荫立在我头顶的正上方,正好将我和书本笼罩进树荫里。轻风吹拂花瓣飞舞,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影,在书页上烙下一个耀眼的印记。在那里,我畅游在爱丽丝的奇幻梦境,欣赏着农舍的绝美夕阳,跟随着“鸚鵡螺号”在深海旅行……

有时,我捧着一本书,在树上一待就是一下午。外公外婆忙完,看我还坐在树上看书,也觉得开心。外婆总会削好果子,递到树上给我吃。透过婆娑树影,我看到他们的眼中满是浓爱和期许。

我亦不敢轻易负他们的期许,书籍为我铺开了一条广阔的路,我便只顾在这条路上埋头前行。可当我越走越远,一转头,却再也找不见他们的身影。后来,我常梦到那棵树,树下还有我们仨的身影。只是在那梦里,整棵树都泛着幽幽光影,好不真实。我在梦中也轻易便识破了那虚幻的泡影,每每醒来总是满面泪痕。

如今我又站在树下,清风微漾掀起阵阵风雨,枝条摇曳卷起一地光影。我闭上眼睛,似乎听见了书页翻动的声音。

□江正

游琼库什台

琼库什台位于伊犁特克斯县南部山区,与喀拉峻大草原隔河相望,是一个有水、有草、有树、有历史的地方。

一大早,从伊宁市出发,一路往特克斯,这座城修建于明代,因为没有红绿灯而出名,在空中可以看出它的八卦阵,所以,它又被称作“八卦城”。沿着国道,顺着盘山公路的走向,我们经历了三个上山、下山的起落。开着车,宛如行着船,从感受山路的蜿蜒到山谷的开阔,再到沉醉于山

美好时光

人间真情

往事悠悠

人在旅途